

抗戰中的悲劇

敵僞侵臨故土，殘暴名不虛傳！

初中三年的教育算是很成功的，尤其是民族精神教育方面，已把我完全改造成了一個只知有國，不知有己的少年志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日寇不除，寧死不屈！」不但成了口頭術語，而且也是個人生活的實際指南。

敵騎蹂躪慘不忍睹

我初中畢業時正值長沙三次會戰，敵軍使用其裝備精銳的關東軍，傾巢作孤注之一擲，也是在中國大陸所作最後一次回光返照式的軍事冒險，企圖打通粵漢鐵路，直逼黔桂，迫使重慶的國民政府就範。敵軍終於突破我方防線，佔據長沙，循衡陽、桂林，打到了貴州都勻，西南半壁如倒骨牌。另有小股日軍，裹脅汪偽及韓、蒙附庸雜牌隊伍在湖南濱湖各縣，包括我縣益陽到處騷擾搶殺。我當時升學無由，報國無路，年紀也太輕，才十五、六歲，只得與家中老幼婦孺逃難到離家數十里的山村——新市渡祖母娘家暫避後

，與年輕兄叔和佣人留守家園觀變。家長離別後的家庭空氣自然是大爲不同的；儘管是亂世，在大禍臨頭以前，我們留守人員都有儘量利用這種難得的自由傾向，吃喝玩樂的程度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初夏的黃昏，還可看到許多鄰居的年輕人，和一些從城內下鄉避難的商人，在大堤上飲酒作樂，拉着胡琴唱戲，我有所感，曾不禁悲從中來，高吟「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之詩句。這時敵人前鋒已到離我家只有三、四十里的沙頭，鄉間準備作順民的一些長袖善舞殘餘的土豪劣紳，過去曾迎合過農民協會的一些人物，這時又得到機會大顯其善變手腕了；他們要成立所謂地方治安維持會，要與「皇軍」「偽軍」妥協，以保地方福利云云；他們要各家各戶獻豬捐糧，以款待犒賞皇軍，好免他們親來我鄉騷擾；大概是這些人的貢獻和孝敬還不够滿意，敵軍終於一個仲夏的清晨發動了我鄉的拂曉攻擊；事實上這時國軍早已撤離我鄉到縣城附近的三里橋和我母校信義中學所在的桃花崙一帶，我鄉早已成爲中空地帶。當我和三兄、工友等聽到汽划子（鄉人叫日軍汽艇作汽划子）隆隆的馬達聲時，便知道日軍已在我鄉河洲登陸了，於是漏夜提着包袱，拔足逃走，去新市渡山村暫避；那種逃命的情緒是不好受的。我們沒有來得及吃早餐，也沒有帶糧食，一路上大家都是風聲鶴唳，而且不時聽到四面八方傳來盲目射擊發出的陣陣機槍聲和迫擊砲聲，劃破長空沉寂，才令人感覺到一種特殊的戰爭滋味。我們到處找不到吃飯的地方，就這樣跋山涉水，空着肚子跑了一天，於夜間到達祖父母、父母和家人所在的新市渡親戚家。因爲新市渡距千家洲五、六十里，且係山村，路途複雜，日軍不敢自陷危境，人民臨危也易於在山谷中找到藏身避難處所，故大家的安

全感很高，情緒也很鎮定。敵人在我鄉雖只騷擾了三天便回到行窩沙頭，但所從事的罪行惡行卻是驚人的，一般說來，與過去從難民口中所聽到的不相上下，不免是姦淫擄搶，焚燒殺掠。當我們於敵人走後重回家鄉時，真是有物是人非如同隔世的感觉；好些過去曾在大堤上唱戲作樂、醉生夢死的青年人都已被日軍抓到，綑綁在樹上用刺刀刺死；四百忠貞婦女在受到日軍暴行凌辱後，羞憤投江自盡；也有被俘擄去充當勞役一去不返，或喪命異鄉的；許多親友鄰居也都從此不見了。今聞日政府圖竄改歷史，掩飾戰時罪惡，誠屬良心泯滅，知過不悔，可恨可恥，至於極點。

重重罪孽可哀可慟

敵軍如此殘暴不仁，原屬豺狼通性，將遺臭萬年；我方「保國衛民」的軍隊又如何呢？我實不忍心作春秋責備賢者的指控，然不此之圖，又如何能真實反映史實國情，使後代同胞明瞭戰時之艱苦混亂，以發憤圖強，人人盡責，躋國家於長治久安，登人民於太平盛世；又如何能使世世代代的執政當局，能瞭解明察社會實況民情之重要，秋毫在目，而不致高居象牙之塔，閉門造車，盲人瞎馬，臨深池而不知，亡無日耶！記得戰時中國紅十字會主席蔣夢麟博士於視察滇黔兵役行政後，曾將我兵役行政腐敗及新兵被虐待的慘況：如虛報人數、剋扣伙食、衣着費用，使新兵衣不蔽體，經常在饑餓和營養不良情況下坐以待斃，甚至死後陳屍曠野，任野犬爭食之事，呈報層峯（見蔣著新潮），使中樞爲之震怒，而處兵役署長某將軍以極

刑。事實上，個人當年在家鄉所親見各種慘況，較蔣氏所見者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天高皇帝遠，基層所發生的這些現象，論原因和作俑者爲何，下情都不能上達；又缺乏如美國一樣的獨立司法審判制度以維護社會正義公平，和新聞媒介可以形成輿論制裁力量，乃造成當局視若無覩，裝聾作啞，小民習以爲常，聽天由命，生死無分軒輊，甚至生不如死，一切訴諸命運的原始率獸食人的社會，真是可哀可憫之極。

我現在回憶幾件親見的事，作簡明真實的記載，盼讀者以讀歷史的冷靜心情，記取前人慘痛經驗和教訓，而激發一種乾坤定國的熱忱，而勿以幸災樂禍的情緒激動怒責任何個人，或某一政府單位，或有關團體黨派；因爲這些罪孽和可哀之事都已過去，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遺跡，是中國人民悲慘命運的一環，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政黨和政府所能控制避免的災難。但求全國同胞都能記取這些教訓，兢兢業業，不再蹈覆轍，不讓社會安定隨便讓內奸外敵破壞，則歷史上的那些悲劇便不至於重演，或可減少到最低限度。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散兵游勇橫行霸道

我在桃花崙信義初中念書的後二年，因係住校，每一週末必步行十餘里回家。一路上要經過鄰近學校的一條山路，山坡上荒塚纍纍，杳無人煙；約二華里，到小城名三里橋者，擺渡過蘭溪，足登故里，才進

入阡陌縱橫，鷄犬相聞的「桃源」境界。再橫跨二、三里，進入資江邊的河洲大道。江邊垂柳成蔭，春來草長鶯飛，綠野如畫，初夏菜花怒放，黃如散金，迤邐數里；秋來高粱成熟，丹頂綠葉，景致迷人，本是世外桃源，鮮爲外人所知；無如戰事危及我鄉以後，此種寧靜的太平生活便一去不返了。先是難民和傷兵的湧至，他們都是先我們受到戰亂痛苦，離鄉背井的人，情緒惡劣，處境堪憐；加以他們在亂世中求生圖存的本能和經驗，在各級政府都忙於對付敵人的攻擊，無暇無錢照顧他們的情形下，他們便以各種各樣的手段和方式來「自求多福」，實係求生存，主要是剝奪或侵犯當地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貪得無厭的本地商人，也以爲這些「腳底下來的」「下江人」都是腰纏百萬的富翁，把傷兵也看成敲詐的對象，於是高抬物價，肆意敲詐，常常有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但這還不是不可合理解決的難題，難題發生在成羣結隊的傷兵游勇上，他們自以爲是打過日本鬼子的「民族英雄」，既得不到政府的妥善照顧，便我行我素起來，他們強佔民房，任意取索，稍不如意，便對地方上的保甲長、鄉紳破口大罵，拳打腳踢，甚至拔槍威脅；至於平民，則更是一任擺佈，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逆來順受，生死禍福，全無自己主宰。

我家因係知識較高，那時且已有人服務軍旅，甚至中樞，對這些人比較同情，但也免不了受到騷擾和侮辱。譬如我家的房子，曾不由分說地被從河南撤退的一個叫鞏縣兵工廠的員工強佔一半，達半年之久，既不付租，也無謝意，好像前世該欠了他們似的。該兵工廠駐紮我鄉數年，隨時派人到處砍伐樹木，橫行霸道，無法無天，居然無人能予奈何。

國家政府形象被污

還有一件使我至今難忘的事，也是關係到國家和政府的形象：那是我家自老弱婦孺避難山村後，每季都是由在老家留守的我們年輕兄叔不時船運穀米供應補給；有一次，我們僱用了一條船，裝載白米三千斤（三十擔），由我押運去新市渡，船行才十餘里到達縣城附近，忽然一個槍兵從岸上喝令我船靠岸，先是說奉命檢查過路船隻有無載運敵貨或間諜，當我把身份證明及地方保甲官方放行證明交驗無誤後，有幾位穿着制服的人竟不由分說地用籬筐劫去白米五擔（約五百斤），連謝都沒有表示，這是我第一次活生生地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自己國土之上遭遇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我那時才十四、五歲，內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但這還不是這次糧運旅行的唯一損失；當我們第二天過了縣城，進入資江的另一支流誌溪河，朝謝林港、新市渡蝸步前進時，又遇到兩次這種關卡，一次劫去二擔，最後一次是在終站我母娘家謝林港被一批自稱所謂「兵站總監部」的人東說西說地劫去十五擔；到這時，我押運的這次補給任務顯然地是失敗了，因為三十擔米原可供家人食用半載的，這時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心中正為此難過，甚至要放聲大哭時，來碼頭接我的父親反安慰我說：「破財免災，你已經很幸運了，亂世中這麼遠的路程，居然還剩下三分之一。比起我年輕時所遭逢的農民協會抄家和曹明陣的追捕要好得多呢！」我不禁破涕為笑，而深為感動。幼小的心中，也為此發出一個問號，難道生為中國人便不能平平安安、合理合法的生活嗎？這個疑問，一直到

現在還沒有獲得答案。但從書本上和在美國二十多年生活的經驗中，卻有了答案，那便是一個國家不能僅憑「人治」，「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且人的好壞難測，人易受環境命運左右，必須實行「法治」，也就是國父所說的「憲政」。法律是客觀的、理性的、正義的、平等的，不受人的情緒或物的環境影響；法律制度建立，政府和人民都有規矩可循，權利義務、關係行爲，都劃分得清清楚楚，才可使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像美國的憲政，人權條款，司法獨立，便是很好的例證。

資江流水冬日嗚咽

我把以上這些醜事寫出，心情一點也不激動，也不怨恨任何一個人或政府當局，正如前面所說，我認爲這是我國歷史發展中的不幸產物，加上內憂外患，亂上加亂。要撥亂反治，不是一個人或一個政黨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大家全體的事。何況，在這些醜事發生的同時，多少可歌可泣、流芳千古的善行壯舉也在發生；多少爲國爲民，拋頭顱，流鮮血，忍饑挨凍，毀家紓難的英雄國士在默默犧牲，多麼值得我們歌頌，感到驕傲；但我們當然不能因此便接受那些原可避免或減少的醜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日新又新，止於至善」才是筆者寫出這些醜事的動機和期許。

在我抱怨上述戰時散兵游勇無法無天、魚肉人民的同時，我又不能不表示對他們的無限同情和原諒，下面便是幾樁親自看到我永不能忘的慘事。事實上，那也不過是上述蔣夢麟博士有關兵役報告的註解而

已。一次，大約是初冬時季，我從家中步行返校，路過快到三里橋的資江河洲上，見江中停着一艘大輪船，滿載士兵或壯丁；幾條過路的帆船被押船的官兵喝令靠攏，只見有人將屍體擲向帆船，然後由二個着軍服的人押運登岸，將十幾個屍體抬上河灘後揚長而去。我那時才十三、四歲，目觀這種可怕的事，心情是至為沉重的。我走過這些被拋棄的屍體，不敢駐足正視，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否都已噤氣，但見這些死人（壯丁），年紀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身上都只穿着一條短內褲。我忽然想起曾讀到過的兩句名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天呀！這些可憐的同胞啊！春閨何在？父母何在呢？我不禁號啕大哭起來，曠野無人，只見河邊枯瘦業已落葉的楊柳，在輕微而帶寒意的北風中搖曳，幾點寒鴉，在樹梢淒涼哀鳴；資江的流水，在這冬日的清晨，也好像是在嗚咽。回到學校的那一週，我食不甘味，夜夢不止，自然讀書心情也沒有；此事對我的刺激太深了。

壯丁被囚面色死灰

還有一次，許多新兵過境，借居我們校舍一週；我們這些在學的未來壯丁們，看到他們被關在教室中像犯人一樣，終日不見天日，個個垂頭喪氣，面色死灰。吃飯、上廁所都是分批集體行動，前後有槍兵押，以防其逃。吃的比我們學生的八寶飯還不如：一小盆白水煮蘿蔔，一大碗糙米飯，天天如此。難怪蔣博士的報告提到數百壯丁從江西出發，到貴州時只剩下幾十人，原因和背景就是如此這般啊！這少數倖

的人到了軍隊，上過前線，如再能過關不死，或成了傷兵，你能期望他再懷救國救民的菩薩心腸去忍饑挨凍，去愛護老百姓嗎？這就是何以我國流行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這類話的原因。誰願意把自己的子弟送進軍營，去受那種罪呢？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自動自發請纓從軍

儘管軍中的生活是那麽可怕，但在抗敵禦侮、救亡圖存的熱血衝動下，我還是去當了兵，而且是自動自發請纓從軍的。我國歷史上有「時勢造英雄」這一句話，我不是英雄，但我英雄式的投筆從軍，確是時勢造成。我一生曾有過許多志願，但從來沒有想到遠走從軍。幼年嚮往自然，想作農夫，因為我是一個眷戀家庭故土的人，不忍離別。記得當年住校，離家十里，週末回家，週一返校時仍不免婆婆媽媽地淚流滿面，不但爲兄弟竊笑，家長們也認爲我不是志在四方，或跑江湖的角色；而「時勢」居然改變了我的個性，決心一下，便勇往直前，不復回顧。事情發生是這樣的：

記得我在一九四三年初中畢業後，因戰事的關係，有的學校解散關了門，有的遠徙異鄉，我沒有一個人遠走他鄉去升學的意志和興趣，加以對家鄉田園生活的留戀，便應聘在本地一所初級小學教書，生活倒

是十分愜意和舒服。如果「時勢」沒有變化，我很可能便這樣快快乐樂地以耕教爲業，終老故鄉；無如敵寇野心不止，得寸進尺，就在那時，他們發動垂死前的掙扎猛攻，不但突破了湘北防線，長（沙）衡（陽）失守，且直迫黔桂，威脅陪都。我等在陷區邊緣的熱血青年，日夜所求者，乃爲如何能得政府正式徵召收訓，得機以身許國，不愧爲炎黃子孫。事情很是湊巧，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家中老弱婦孺均已避難山村，有如前章所述；壯年兄叔或從軍遠戍滇緬，或服務中樞，或參加游擊；我與工友在家照常管理田產之餘，實極苦悶；一日午間，我一個人無聊地拿着一本「聊齋誌異」和釣竿，走到堤邊荷塘去垂釣，薰人的南風，把蓮葉吹得搖搖擺擺，荷香撲鼻；偶爾幾隻黃雀，追逐着嘶鳴的逃蟬；大地好像是搖籃似的，魚兒一條一條的都沒有，我依在柳樹下正昏昏欲睡，忽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從背後響起，把我驚醒：「曹志源，你這小子真是醉生夢死，國家已到這種地步，日本鬼子已到了沙頭，你居然還有閒情學姜太公釣魚呀……」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初中高我一班的同學陳光祖。他家居城中，消息比較靈通，每有重大新聞，總樂於下鄉走告同窗好友，我這時見到他，不無風雨故人之感，連忙問訊，他說：「這正是我來看你的原因啊！報載將委員長前些時發表了文告，以國難嚴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報國，有膽量參加嗎？……」我真是喜出望外，因爲這正是我朝夕所盼望的啊！相約改日同去本縣軍政中心的桃花江一探實情。見滿街都貼有抗日救國的標語，發人深省，而以「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一聯最扣人心絃。我們找到招訓的主事機構，遇到人山人海，都是來報名從軍的青年，我們也填表報名。但辦事官員發現我年齡還差兩歲，

婉勸暫緩；我堅持欲去，認爲當個「傳令兵」、「號兵」或「文書」之類總是可以的，後來還是遵照檢查體格的醫師好意，回家認真地鍛鍊了三個多月，才參與本縣從軍青年的集訓，然後踏上征途的。那時正值歲暮天寒，故鄉北風凜冽，不時飄着雪花；出發之日，雪霽天晴，寒氣逼人，然而在縣人父老鑼鼓鞭炮歡送聲中，熱血沸騰，氣概百倍，不覺其冷。當我們列隊走過歡送的羣衆，出了桃城，沿着資江山道，向目的地貴陽出發時，心中不但充滿了「此地一爲別，孤蓬萬里征！」的情緒，眼看着資江流水逐浪而東，不多久便要流過我家背後的河洲，流過清水潭、碧津渡，流過芭茅灘、甘溪港這些我兒時常去的地方；也有一部分江水，會流入蘭溪，過三里橋，流到我念小學時與父親常去散步的楓林港橋吧！我腦中這時被各種美麗的童年回憶所佔有，胃酸在腹中翻騰，很覺難過；但一股英雄氣概，卻又把我帶回現實。我不禁喃喃自吟：「風蕭蕭兮益（陽）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也想到荆軻別易水時的豪壯，而認爲自己這種兒女情長的感覺未免有失英雄本色。想不到這一別，對我真是一去不還。然而對其他的同伴來說，則又是各有千秋了。是以前在我寫征途苦樂和軍中趣事以前，還要加上一章出發前的準備和見聞。

回家認真鍛鍊體格

我報名從軍是瞞着家長去的。從桃花江邊醫官命回家鍛鍊體魄的路上，曾順道去新市渡探望家人，並非正式地提出我有從軍報國的打算，但並未曾引起家人的注意。小我幾歲的五弟認爲我離家去學校都免不

了依依難捨，甚至哭泣一番，還會有從軍遠行的志氣麼？我也沒有再進一步地去尋求他們的意見，因為是否去得成還沒有一定。過了二星期我便回千家洲故居待命，並開始有計劃的健身活動，和從事各種心理準備。每早起來，故意穿着單薄的衣衫在寒風中跑步，沿着河堤，跑過左鄰右舍，有時會驚動和引起村犬追吠，鄰人初見，殊不知我意何在；當我告訴他們我將要從軍去遠方打日本鬼子時，他們是根本不予置信的。冬夜睡覺，過去總是擁蓋又厚又大的棉被，現在改用薄毯一條；冰天雪地，赤腳草鞋；飲食方面，也把水準降低。這從表面看似乎是在虐待自己，而不是在鍛鍊自己；實際上我是在以軍中一般生活水準來考驗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吃得消這種苦。記得好像是一九四五年元旦，也是行前不久，我特地代表避難山村的祖父和父親到高祖拓林公、曾祖學海公，及其他近親的墳墓，焚香致祭和拜別。那天便是個雨雪紛飛的日子，我也是故意穿着單薄的衣衫，赤腳草鞋，在雨雪中踉蹌行走，從一個墳場到另一個墳場的；內心想着，如果我因此病倒，便說明我不是當兵的材料，不如趁早作罷，如經得起這種考驗，則軍中生活雖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那也就是天意，我應該在國難如此嚴重的時候，以身許國，以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了。結果是我並沒有病倒，從軍之志也便更加堅決。元旦過了不到幾天，陳光祖來家告訴我出發的日期，我收拾了簡單的行李，辭別家傭也是好友賈潤康兄和左鄰右舍，先到山村新市渡向祖父母、父母、家人告別，自然免不了有一些傷感；但在那種國難時期，家長們實在也難表示態度。父親送我赴城中接待站與其他從軍伙伴會合，然後整隊前往桃花江待命。

有人詆毀青年從軍

這次從軍，不但是我個人第一次走出了象牙之塔的家庭，把自己生命前途和國家命運聯繫起來；也可以說是個人「政治」生命的開始。動機是單純而誠摯的，只是爲禦侮圖存，略盡國民天職而已。不意就在我們到達桃花江的當晚，幾個不明身份，操外省口音的人，於深更半夜到我們的住處來游說，肆意詆毀青年從軍運動，說這是一種騙局，說是由於部隊逃兵太多，補充無人，政府乃用此計誘騙青年到各部隊去，是十分危險和艱苦的，不如跟隨他們到西北去從軍「革命救國」運動，那裏是未來中國的象徵，人人平等，不計貧富，不分官兵，待遇一律，前程似錦云云；我們這些從未見過世面的「政治白癡」，一時真被他們弄得忐忑不安；有的人甚至被嚇得改變了初衷，連邀我一道報名的陳光祖君也打退堂鼓開了小差。我因看到主持從軍運動的人都是政府當局和社會名流，想不致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誘騙我們，且決心已下，也便無動於衷，沒有受到那些邪說的影響。後來整隊出發去貴州的路上，發現那些游說和破壞從軍運動的人，居然也在我們的行列中，而且由於他們年齡較大，辦事經驗豐富，事事居於領導地位；記得其中有一位叫「劉青」的，能言善道，每到一處總是由他代表大家出面交涉或致詞，如交通工具調派不靈，或地方政府招待不如理想，也是他領導抗議，甚至動手打人。記得經過湘西澁浦縣吃晚飯時，他大叫大鬧，說菜餚不好，痛責招待單位爲不重視從軍青年，也就是侮辱蔣委員長，因爲他們是響應委員長號召從軍的；講畢

把桌子推翻，使碗筷菜飯打碎散佈一地。事後他還帶着十幾個盲目追隨他的人，去找縣長的碴，說他不負責任，愧對領袖國家，臨走還揍他一拳。後來到了辰溪，搭汽車未能準時，他又要打站長。登車後，我親見他從提包裏取出刀來，把汽車的布篷和椅墊割破。總之，一路上他們不斷製造事件，利用青年軍身份，破壞青年軍的名譽，傷害領袖的形象，用心是顯而易見的。而領隊人員也有些怕他們，約束不了；然而當我們到達貴陽，正式入營的前幾天，他們那一夥都一股腦兒不見了，也許真是去西北「革命」「救國」了吧？後來在營中也發現有類似的人物，不過他們比較收斂適可而止，否則便會受到軍法制裁。但勝利後復員時，這類人物又猖獗活躍起來；公然詆毀政府，攻擊美國，認為中美合作是亡國滅種的政策。與我們一道從益陽從軍，規規矩矩受完軍訓，但戰後退伍前卻活躍起來為中共搖旗吶喊的一位周艾若君，便是後來中共文教宣傳部部長周揚的兒子。

初嘗政治鬥爭滋味

我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復員時才十八歲，頭腦仍舊是很單純，政治意識也是很薄弱，根本想不到這樣一個純正的報國運動，也會有人搗蛋，也可以說是初嚐「政治鬭爭」的滋味。

這種「鬭爭」，到許多年後從事高深政治學術研究時，才發現是中外古今政治的常態，不過方式和結果不同而已；一種是自由民主的和平方式，也就是「計算人頭」的方式；一種是壟斷極權的暴力方式，也

就是「打破人頭」的方式。二者結果則更爲顯然有別；前者是在不傷害一個人和安居樂業的社會環境下轉移政權；後者是在「殺人盈城，殺人盈野」，雞犬不寧，人人自危的情形下塵埃永遠不能落定，一個革命未完，另一個革命又起；軍閥政客，外國侵略野心家永遠糾纏不清，倒楣受難的是無辜的老百姓，這是最不幸、最可哀，也是最可恥的一種政治鬭爭。而我國儘管有偉大的文化和政治哲學、悠久的歷史，但因缺乏一個可行的制度，就永遠逃不出上述革命塵埃永遠不能落定的悲劇，最是令人痛心的。

一切政治鬭爭，基本上都是以人民爲爭取對象；如何不受邪說蠱惑，擁護公理正義，是人民（被治者）應有的判斷和警覺。而主持公理正義，除暴安良，則爲統治者的責任。而統治者如何能有效贏得民心，支持其政策，造福邦國，以策長治久安，則是非常複雜和難爲的事。

在各國歷史上，興衰治亂，變化無常，絕非我國歷史所獨有的現象；揆其原因，殊難概說；惟民智之開化與否，社會各行業領導人士之是否有識和擇善固執支持，不爲邪說影響，實爲關鍵。蓋民智不開，則「是」「非」「善」「惡」不辨，必渾渾噩噩，無所適從，容易誤入歧途，自誤誤國。若社會各行業領導人士自私自利，不顧大體，彼此傾軋，幸災樂禍，則易爲野心分子所利用分化，終必使國家社會秩序陷於大亂，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此我國歷史上所以「亂」多「治」少，和撥亂反治之不易，民智不開也！這尤其是戰後官迫民反，共禍滔天，神州陸沉的主要原因；值得吾人痛定思痛，不可覆轍再蹈的。